



The Lonely Hunter: A Biography

孤独的猎手：

卡森·麦卡勒斯传

[美]弗吉尼亚·斯潘塞·卡尔 著 冯晓明 译

of Carson McCullers



上海三联书店



孤独的猎手：

卡森·麦卡勒斯传

[美]弗吉尼亚·斯潘塞·卡尔 著 冯晓明 译

The Lonely Hunter:
A Biography of Carson McCullers

by Virginia Spencer Carr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独的猎手:卡森·麦卡勒斯传 / (美)卡尔著.

冯晓明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5. 12

ISBN 7-5426-2241-2

I. 孤… II. ①卡…②冯… III. 麦卡勒斯, C. —
传记 IV. K837.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5392 号

孤独的猎手:卡森·麦卡勒斯传

著 者/[美]弗吉尼亚·斯潘塞·卡尔

译 者/冯晓明

责任编辑/王笑红

装帧设计/范峤青

监 制/林信忠

责任校对/张大伟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anlianc@yahoo.com.cn

印 刷/上海印刷四厂有限公司

版 次/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570 千字

印 张/35.25

印 数/1—5000

ISBN7-5426-2241-2

I·271 定价 56.00 元

谨以此书纪念海伦·哈维和约丹·麦西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田纳西·威廉姆斯(1)
前言	(4)
作者的话	(10)
第一章 佐治亚州的少女时代	(13)
第二章 纽约市的实习生活	(51)
第三章 婚姻与心灵	(83)
第四章 纽约文学界的新宠:1940 年夏	(105)
第五章 米达大街 7 号:一个奇异的大家庭	(125)
第六章 纽约市和沙都	(149)
第七章 哥伦布和沙都:1941 年秋—1942 年冬	(193)
第八章 和解与复婚:哥伦布与尼亚克,1943 年—1945 年	(230)
第九章 尼亚克和巴黎:1945 年—1947 年	(260)
第十章 消沉与振奋:尼亚克和百老汇,1948 年—1950 年	(298)
第十一章 盛名与幻灭:1950 年—1953 年	(353)
第十二章 破茧而出:1953 年—1955 年	(405)
第十三章 最后的时光:死亡与重生	(451)
卡森·史密斯·麦卡勒斯的生平年表	(540)
作品编年表	(554)

写在前面的话

几年前，这本书的作者弗吉尼亚·卡尔夫人非常安静而得体地进入了我在新奥尔良的生活场景，当时她仍处于为这本书做准备的阶段：调查研究，采访已故的卡森·麦卡勒斯过去的亲密的朋友们。

虽然电话里她的声音具有温柔的质感，但我得承认，我答应见她时是有一些犹豫的，因为我最近刚刚读了一篇公开批评卡森·麦卡勒斯作品的文章，此文把重点主要放在一直困扰着她的身体疾病上，这位评论家不知何故试图把他们理解的情形作为依据，来攻击她作为艺术家的成就。我记得这篇胡言乱语的批评文章出自东北部一所相当著名的高等学府的一位女教授之手；文章的作者获得了准许，可以利用“休假期^①”，离开高等学府，以便更专注地投入她的诋毁他人的工作。最不幸的是，这篇所谓的批评是第一篇出现在一本重要期刊上的关于麦卡勒斯夫人的文章，至少是在这个国家，在她去世之后。

的确，现在是写一篇真正评价卡森·麦卡勒斯的文章的时候了，并且作者最好是一位对她的背景和本性不太陌生的作家，不会把写作工具混淆于藏在沾有鳄鱼眼泪的方巾里的斧头。不知为什么，卡尔夫人电话中令人愉快的南方口音和她对打搅了我的时间——我的时间实际上并没有她判断的那么珍贵——表示的道歉打消了我的一些疑虑。

不过，我还是带着点儿防范心理赴了第二天跟她的午餐约会。她没有告诉我她会穿戴什么颜色的衣服和帽子或者她会坐在哪里，但是尽管我的视力相当糟糕，我还是马上看到了她。她脸上的那种微笑使她具有了某种魅力，不到一两分钟，我已经摒除了我不愿意跟她分享我对卡森的许多回忆的想法，因为我立即知道，这位来自卡森的出生地佐治亚的女士是一个像我那样非常珍惜麦卡勒斯的精神和作品的人，在我看来，卡尔夫人已经为这本传记和评论著作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并且是以一个虔诚的信徒去圣地朝拜的方式进行的。

① 美国大学给予教师的休假，每七年中休假一年。——译者注

我在这里停顿一分钟，因为我知道我肯定会被谴责为过度浪漫。

麦卡勒斯夫人有时也受到这样的谴责，但是她并没有被这种谴责吓住，既然它来自如此相异的源头。

你是否曾经把对爱情体验的临床说明比作对那个头等大事的一种温柔的、田园诗般的理解？

卡森曾经写过一个短篇小说，标题是《树，岩石，云》——一个神秘的、可爱的标题，直到你读了之后，才发现它不再神秘但依然可爱。标题中提到的物体是这样一些东西，一个男人或女人必须首先学着对它们产生情感上的反应，然后才有可能着手解决那个极其困难的问题，即把他的爱、他的心给予人类的一个成员。在这个故事里，卡森表达了她的重大主题：人类爱情的非常重要性以及它的几乎无法解决的问题。

现在，是我在打搅卡尔夫人的工作，而且既不安静，也不温文尔雅。

我刚才使用了“心”这个词，但它并不足以定义卡森·麦卡勒斯的精神核心。这是她喜欢的一个词，她对这个词有着非凡的理解。不过，我相信，实际上我知道，许许多多人拥有心灵，但缺乏需求或才华去表达它。因此卡森是我所称为的一个必要的作家：她有心，有对心的深刻理解，除此之外，她还有“天使的舌头”赋予了她歌唱它的能力，把它谱写成一曲圣歌。

当肉体上的灾难过早地减弱了一个艺术家的能力，他/她的崇拜者们不必也无需找借口或辩解。毕竟，判断一个艺术家的优劣靠的不是数量，而是精神的质量和他/她被辅佑天使光顾的机遇，但是这些机遇的次数并不是评估他们的重要性的天平。

最后，除了跟弗吉尼亚·卡尔夫人说过的，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我敢肯定，我们已经讨论了卡森精神的纯洁，她的温柔和仁慈，这些都是我们南方各州一位女士所具备的品德。在那里“女士”这个词不是一个称谓，而是一种品德，跟“红脖子”^①相对。卡森和我两人有幸处于这样的环境中，得以认识了许多女士和绅士，他们存在于黑人和白人、移民和小佃农中，在那些太经常被漠视甚至被蔑视的身体扭曲成畸形的人们中。还有那些头脑古怪的人们。

我希望随着对卡森·麦卡勒斯研究的增多，人们会普遍认识到，尽管她的身体很早就被多种疾病所侵蚀，但在精神上，她是一个罕见的、

① 俚语，意为“愚昧守旧的人”。——译者注

光华夺目的、健康的人。

我并不经常引用《圣经》中的句子，但当卡森的《婚礼的成员》改编为戏剧上演时，我为首演之夜准备了玫瑰花，在写贺卡时，《公祷书》中的一小段跳入我的脑海中：

“让尔的光辉照耀着人们，让他们看见尔的善举，赞美天堂里尔的圣父。”

卡森的心经常是孤独的，它是一个不知疲倦的猎手，寻找着那些她可以为之奉献它的人们，但那是一颗明亮的心，它的光彩盖过了它的全部阴影。

田纳西·威廉姆斯

1974年2月

前言

(2003 年)

当我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写博士论文《卡森·麦卡勒斯与对意义的寻找》时,我没有想到我最终会到卡森长大的地方——佐治亚的哥伦布去教书,也没有想到我会写她的传记。我已经见过她弟弟拉马尔,对史密斯全家人都很感兴趣。后来,我见到了海伦·哈维,她很乐意谈论跟她一起长大的露拉·卡森·史密斯;她还把我介绍给她们的一些同学,这些人对有人竟然想写一本有关“那个古怪的露拉·卡森”的书感到惊奇。几乎在我还没有想清楚之前,我已经与双日出版社签订了写作《孤独的猎手:卡森·麦卡勒斯传》的合约;此外,如果没有海伦·哈维的慷慨帮助,这本传记不可能是现在的样子。

在《孤独的猎手》抵达全国各地的书店之前,海伦给我打来电话,有点尴尬地说:“我知道我曾经请求你不要用我的真名,这样陌生人不会在读了你的书之后来找我,所以我用了海伦·杰克逊。但是现在我改变了主意——我想以劳拉·里特尔的名字出现在你的书中。你看,我最喜欢的布娃娃是劳拉·里特尔,有时卡森甚至这样称呼我。我们所有的老朋友都知道我是真正的劳拉·里特尔。请问,你能那样做吗?”

“但是,已经有一个叫劳拉·里特尔的真人住在哥伦布,”我反对道,“你肯定不想被别人当成她。”随后,我告诉她现在除了海伦·杰克逊之外,为她改任何名字都太晚了,因为传记已经完成并且已经放在书店里,就等着 1975 年 7 月 5 日正式发行。

“噢,既然不能成为劳拉·里特尔,我倒希望你从开始就称我为海伦·哈维。”她叹息道。

海伦是唯一请求我使用假名的人,虽然麦卡勒斯成年后的一个精神病医生朋友提出请求,让我在传记和致谢名单中都不要用他的名字,因为他的病人依赖于精神病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保守秘密,有可能怀疑他们哪天也会出现在一本书中。当然,麦卡勒斯从来都不是他的病人;他们只是亲密的朋友。后来,他也改变了主意,允许我在以后的版本中使用他的真名。因此,在这一版本中,我公开了为我提供了很大帮助的精神病医生的名字,他是西德尼·艾森伯格医生,他住在佐治亚的亚特

兰大。

同样,许多其他人希望我不要在致谢名单中提到他们,尽管他们在我写作《孤独的猎手》过程中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一位是玛丽·塔克,麦卡勒斯的钢琴老师,当丈夫调离本宁堡军营时他们全家搬到了弗吉尼亚,这一变故沉重地压迫着她年幼的学生的心灵。听到老师宣布这个不愉快的消息后,麦卡勒斯的应对方法是坚持说她已经决定当一名作家,而不是钢琴演奏家。考虑到麦卡勒斯在童年和整个成年时期虚弱的身体状况,她缺乏一个演奏艺术家所需要的体力,也许,还有才华。17岁时,她到纽约市先后跟哥伦比亚大学的多萝西·斯卡伯勒和海伦·罗丝·哈尔,纽约大学的西尔维娅·查特菲尔德·贝茨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威特·伯纳特学习小说创作。伯纳特是《小说》杂志的编辑,发表了她的《神童》,这是麦卡勒斯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微妙地反映了她与玛丽·塔克感情上和身体上的分离。

后来,塔克夫人同意我引用她写给麦卡勒斯的信,这些信现在保留在杜克大学帕金斯图书馆的手稿收藏库里,我们也在电话里亲密地交谈了好多次。但是她说,她无法承受向我复述跟她的学生疏远的那些年,直到她们一起观看百老汇演出的《婚礼的成员》时她们才重归于好。这部小说起源于麦卡勒斯对玛丽·塔克遗弃她的感受——她在弗兰淇·亚当斯的“我的我们”关系的破灭中再现了这种感受,因为她意识到她不能陪着哥哥和他的新娘一起去度蜜月。塔克夫人和她的家人曾经是麦卡勒斯的“我的我们”。麦卡勒斯的许多短篇小说都表达了她作为一个年轻女子被遗弃的感觉。它们还透露了她极其复杂的爱情和跟利夫斯的两次婚姻的破裂,后者于1953年在巴黎自杀。

在《孤独的猎手》出版6个月之后,塔克夫人给我写信说道:“感谢你给我寄来的卡森的传记。我非常钦佩你的勤奋工作和奉献精神,现在已经消除了对你的偏见,觉得你应该已经得到了奖赏。我只看了两个畅销书排行榜,没有看见你的名字,但我希望这本书对你是值得的。衷心希望并期待着你的下一本书,那将是你卡森作品的评论性综述。”

在塔克夫人提到的那本新书里,我得以更正一些明显的错误,这些错误在过去我没有理由怀疑是不真实的。验尸官和当地报纸的讣告都说史密斯先生因心脏病发作死在他的珠宝店里。但是我后来得知他是自己用手枪射中头部而死。史密斯先生的自杀被作曲家大卫·戴蒙德

证实，他是麦卡勒斯和丈夫利夫斯的密友；这个事实也被万妮·考普兰·杰克逊确认，她在史密斯和隔壁邻居两家当计时女佣做了许多年。当戴蒙德到哥伦布参加一个纪念麦卡勒斯及其作品的活动时，他建议我们一起去访问杰克逊小姐，肯定她会证实他私底下刚告诉我的事情。

“是的，只有我们一些跟他们家关系密切的人知道拉马尔先生是自杀的，但是玛格丽特小姐，他的妻子，坚持让我们不要告诉任何人。”万妮·考普兰·杰克逊说，“史密斯先生的自杀几乎让他们伤透了心，姐姐（麦卡勒斯）应付得很艰难，年轻的瑞塔和小拉马尔也是”。甚至在《孤独的猎手》出版之前，拉马尔给我打来电话，请求我“不要把任何有可能导致他的妻子弗吉尼亚犯心脏病的东西写进书里”。当拉马尔的弗吉尼亚在本书出版后的确死于心脏病时，我感到非常不安。但拉马尔那时安慰我说，这与我的传记无关。

或许，研究和写作《孤独的猎手》的最令人吃惊的副产品是拉马尔向我求婚，因为他现在是一个鳏夫了。在拉马尔看来，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他的家庭，“尽管你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1979年夏天，拉马尔打来电话，对传记刚出版时没有给予更大的支持表示道歉。“但是现在我反复读了许多遍，你对姐姐和我们家庭里每个人细致入微的描写让我很感动。这是本好书，我想去哥伦布当面告诉你。”他宣布道。

接下来的星期五，拉马尔·史密斯扶着助步架出现在我的门前，陪同他一起来的护士在他们就座后不久问他：“拉马尔先生，我现在就去把你的轮椅和手提箱拿过来吗？”

“不，我们必须等着弗吉尼亚邀请我作她的房客。”他回答。

我告诉他我很高兴他在这里度周末，只要他能够使用楼梯到下一层的客房去。拉马尔安慰我说，如果需要，他可以用屁股坐着滑下楼梯。他正是那样做的。我们开车把他的护士送到假日旅馆，她独自在那里过了周末。

第二天，我推着拉马尔的轮椅去了布劳德大街和城里他与他姐姐孩提时经常光顾的地方，那些地方也是《心是孤独的猎手》、《婚礼的成员》和《没有指针的钟》里的人物经常光顾的地方。我们接下来开车去了他的表亲弗吉尼亚·约翰逊·斯托瑞的家里，她在哥伦布见到他非常吃惊，因为他很多年都没有过来了。随后，我们慢慢地驶过他们家过去的老房子所在的斯塔克大街，然后是希尔顿大街，拉马尔曾经在这里赤身裸体地奔跑，以便进入他所说的他的“秘密俱乐部”。我们走到威

顿学校的前门，史密斯家的三个孩子都在这里上过学，但是他不想进去。在威顿五金商店，我们拜访了店主乔·普希，他是拉马尔的老朋友，把我介绍给他的顾客时说我是“写了那本讲马虎史密斯的姐姐的书的女士”。然后补充道：“这位是我的老朋友，马虎史密斯本人。”

那天晚上，我们很晚睡觉，一直在谈论他的家庭和他从小就了解的这个城镇。最后，星期日早晨，我们坐在一起看电视里重播的《心是孤独的猎手》，它是非常接近原小说的再创作。拉马尔探过身来，拉住我的手，轻轻地握着，有时还轻拍一下，直到最后的致谢名单从屏幕上消失。午饭后，我把他送到假日酒店他的护士那里。之后，他们开车返回了佛罗里达的帕里。

当天晚上，拉马尔打电话给我，向我查证他送给我的鲜花是“美国美人”玫瑰，茎“非常长”，玫瑰是非常深的红色。我让他放心，说是的。他宣布道：“你看，我送给我的妻子弗吉尼亚同样的玫瑰作为给她的第一份礼物，我要你——我亲爱的弗吉尼亚——也把它们当作你的第一份礼物。”

几个星期后，他请求我嫁给他。这时，我离了婚而且没有打算再跟任何人结婚，但我对拉马尔的求婚很感动，当我告诉我的3个女儿时，她们也很感动。九个月后，拉马尔打电话告诉我，他已经跟他的护士结了婚。啊，现在拉马尔已经去世了，他的妹妹瑞塔也是。当我开始寻求文学界的合作时，她在纽约告诉我她已经决定跟我合作，但前提是我接受一个有地位的作家作为我的合作者。我感谢了她，但拒绝了她的提议，因为我不想跟任何人合写这本书；此外，我刚刚跟双日出版社签订了独立写作这本书的合同。

自从《孤独的猎手》首次出版之后，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许多对我写作此书提供了巨大帮助的人们都已经去世了。（此处为许多人名，略去。）

《傻瓜》是麦卡勒斯最早期的作品之一，它引入了一个她从来没有厌倦、后来在她的小说中反复表达的主题。用皮特的话来说——他的失去双亲的表弟里查德（“傻瓜”）被他的父亲收养——“我懂得了一样东西，但是它让我感到内疚，难以想清楚。如果一个人非常崇拜你，你会轻视他不在乎他——而那个没有注意你的人，却恰恰是你乐意去崇拜的。”在近10年之后出版的《伤心咖啡馆之歌》中，麦卡勒斯的讲述者对阿米莉亚小姐对驼背表兄莱蒙的爱做出了相似的评价：

一个最普通的人可以成为一次疯狂的、夸张的和像沼泽地里的毒百合那样美丽的恋爱的对象。一个好人也可能激发一次激烈而放荡的恋爱，而一个胡言乱语的疯子可能从某个人的灵魂中引发出一段温柔纯朴的田园诗。所以，任何爱情的价值和质量完全是由爱者本人决定的。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大多数人宁愿去爱而不是被爱……爱者渴望跟被爱者发生任何可能的关系，即使这种经历给他带来的只有痛苦。

大约 500 位《孤独的猎手》的读者，大部分是陌生人，在本书出版后的 6 个月中写信给我。我记得一个女人宣称：“我不能相信你耗费了你生命中的 6 年时间来写这本书。”我的回答很简单：“那 6 年是我的生活。”来自加利福尼亚好莱坞的一位年轻小伙子写道：“说老实话，我不知道如果我先了解了作者，我是否还会读完所有那些书。但是我现在长大了、也更智慧了（我 30 岁），我能够欣赏和理解卡森·麦卡勒斯对爱情和对上帝的没有止境的寻求。许多人不认为她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因为她没有写出那么多的重要小说。但我强烈反对他们的看法，因为我相信质量而不是数量。我现在期望带着新获得的所有这些对这个女人的了解重新阅读她的小说。”

这封信是来自纽约的：“昨天晚上，我读完了《孤独的猎手》。我是如此投入，两天就把你的书读完了，到最后我是如此忧伤和疲惫，不禁失声痛哭起来。我 18 岁，刚从中学毕业。我在许多方面跟卡森很相像，特别是她的孤独和对感情和关心的不断需求。如果她还活着，我早就给她写信了。”

马萨诸塞州东诺斯菲尔德的一个中学生对我声称：“我想给你写信告诉你，我正在读你写的卡森·麦卡勒斯传。我真的喜欢这本书，我没有读完它的原因是因为它是这样一类书，你得停下来思考和想象……我写这封信的原因是这样的，万一由于某种可怕的意外你在我读完这本书之前死去，我想让你知道你的书对我是多么珍贵。”

我希望引述的最后一封信是来自科勒尔盖布尔斯的年轻女子，她写道：“几年前，当我是迈阿密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时，需要三门选修课的学分，我选修了一门南方文学课程。上课的第一天，我们的教授发给我们一份很长的作者名单，让我们从里面选取一个，开始阅读他/她的作

品的范文。显然,这是一项重要的作业——但是选谁呢?我回到我的宿舍,跟同一楼层的一些女孩提到我的问题。一个学生物的学生浏览了这个名单,惊喊道:‘卡森·麦卡勒斯!’我是一个学新闻的学生,不是英语专业,但我对自己的文学知识感到自豪,现在,一个理科专业的学生似乎‘占了我的上风’——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卡森·麦卡勒斯。

“‘是的’,我的生物学家朋友说(除了《科学美国》杂志外,没有人见到她读过其他的书)‘你不记得《婚礼的成员》吗?’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有一个只听到了我们谈话尾巴的戏剧专业的学生走了进来,她归纳性地宣布,《婚礼的成员》是‘美国写出的最伟大的戏剧!’我大步流星地来到图书馆,借出了那里所有卡森·麦卡勒斯写的书,并且爱上了它们。我整晚上没有睡觉,大声朗读着里面的段落,把我那长时间受折磨的同屋搞得差点儿疯了。我甚至省掉了早餐。那些天里,那是真正的爱情!我阅读你的书的那两天中,麦卡勒斯又复活了。当我读完时,一个过来探望我的朋友问:‘书怎么样?’我脑子里还想着结尾,回答道:‘她死了。’我的朋友捡起你的书回答:‘不,她没有。我还没读呢。’”

弗吉尼亚·斯潘塞·卡尔
英语文学专业阿莫斯教授
佐治亚州立大学

作者的话

(1974 年)

在过去的 7 年中,我深深地沉浸在卡森·麦卡勒斯的生活和作品中。我本人不认识这个谜一般的女人,但我相信我现在对她的了解比大多数认识她的人还要多。我的博士论文是对她的作品的评论研究,我对麦卡勒斯夫人的热切兴趣就是在我写作博士论文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两年后,当我迁居到她的家乡佐治亚的哥伦布,我开始会见和采访许多跟她一起长大的人。那时,我就知道写作一部有深度的传记是不可避免的。我的研究促使我去了东南部的一些城市、城镇和小村庄,麦卡勒斯夫人——还有她丈夫——在这些地方留下了许多抹不去的痕迹。然后我去了纽约市、布鲁克林、尼亚克、萨拉托加泉和北方的其他区域,她在这些地方度过了大部分的成年岁月。后来,我还参拜了一些她曾经生活和访问过的比较遥远的地方:大不列颠群岛、法国,甚至奥地利的小村庄克什斯特滕,去会见她的老朋友威斯坦·休·奥登。这些远方的访问看来是至关重要的。

对那些认识卡森·麦卡勒斯并在这本传记的酝酿过程中慷慨地付出他们的时间和精力的人们,我心存无限的感激。在许多人看来,她,很矛盾地,既是快乐,也是一个负担。对那些与她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的人们,跟一个传记作家分享她的故事意味着重新经历那些痛苦的回忆;但是,几乎每一个跟麦卡勒斯夫人相熟的人都愿意提供事实、印象、记忆片断和逸事,以助于充分地展现他们所了解的她的某个侧面。有些人提供的是零散的记忆,另一些人则与我们深入地分享了他们的日记、信件、笔记和其他事件的记录。她的一个朋友给了我一份原始的没有发表过的手稿;另外一位让我看了她写给他的许多信和一本签名的初版《心是孤独的猎手》。一些关键人物奉献了几百小时接受采访,又额外花费时间查找他们的私人档案,为的是对卡森·麦卡勒斯的刻画能够尽量地准确、细致和诚实。大多数人很热心、积极和坦率地分享着对她的回忆;一些人则有些犹豫。许多人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请求不要直接出现在这个序言的致谢名单中或被提到。对所有那些提供帮助的人——特别是那些我本来应该公开致谢但不知何故遗漏的人——我

在此表达最深切的感谢！

在许多跟卡森·麦卡勒斯关系密切的人中，有6个人对本书的贡献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大。我要特别感谢大卫·戴蒙德、约丹·麦西、艾德温·皮考克、卡森的弟弟拉马尔·史密斯和他的妻子弗吉尼亚，以及田纳西·威廉姆斯。他们的支持和合作是非常宝贵的。我珍视他们的友谊，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

我最大的感谢要给予佐治亚哥伦布的露西·奎琳·佩吉，她信任我，相信这本书的真实性。她在这本传记写作过程的每个阶段所给予的帮助是不可估量的。佩吉夫人在此书的早期阶段几乎每天工作、阅读、写信、比较资料，并承担着其他各种任务。她在许多方面帮助我的研究工作，参与了国内外的采访，协助我在麦卡勒斯夫人曾经生活和调查过的其他地方的调查。最后，她不只一次，而是随着本书的进展，逐章阅读和编辑这本手稿达十几次之多。《孤独的猎手》是献给她的。

我要感谢东肯塔基大学的爱米·亚历山大，通过书信和采访，她给予我许多有益和慷慨的研究支持，从这本书开始构思时起，她给了我许多鼓励和忠告。

特别的感谢要给予罗易斯·汤姆森和简·特威奇尔。汤姆森小姐协助我进行了许多早期的研究，转录采访磁带，还有大量的秘书事务——都当作是朋友帮忙。特威奇尔夫人把这本手稿的许多草稿用打字机打了出来，编辑、阅读印刷校样，在这本书准备过程中的最后3年里，承担了其他许多繁重的工作。

的确，我非常幸运有肯·麦克考米克作我的编辑。他认识卡森和利夫斯·麦卡勒斯夫妇。他还是我的良师益友，我非常珍视我们的关系。我还非常感谢双日出版社的编辑贝蒂·普拉什克、版权编辑里奥塔·迪塞尔和行政助理琼·沃德的重要帮助。

我感谢哥伦比亚学院基金的董事长托马斯·Y·威特利、院长约翰·E·安德森、杰克·布朗和伊萨·莫耶尔为我提供的研究津贴。也感谢一位匿名捐献者提供的基金，使我能够请了三个月的假，专心进行旅行和写作。在另外一个关键的时期，我得以减轻了教学任务。对于我在哥伦比亚学院的那些给予我鼓励和有时代我上课的同事们，我也表示感谢。

此外，我要感谢下列语言学家帮我翻译外国的资料：尤苏拉·宝伊德、杰克·凯灵德、詹姆斯·查普尔、迪克斯特·佛罗威尔夫人、阿尔伯

特·哈利、汉斯·坚尼、菲利普·曼金、威廉姆斯·弗兰克林·佩吉、帕翠西亚·斯派诺和唐纳德·E·斯宾塞夫妇。

许多图书馆工作人员提供了慷慨的帮助。我特别感激佐治亚哥伦布的哥伦布学院图书馆的参考文献馆员维吉妮亚·李，她在5年时间里为我提供了勤奋的研究助理工作，还有她的同事莎丽·布鲁克尔。其他机构的图书馆馆员也通过图书馆之间的交流帮助我获得了许多资料。非常合作的还有约翰·R·班尼斯特、简妮·霍里斯、爱德华·H·斯托瑞夫人、琼妮·斯威尼、大卫·沃斯和麦克·兰德，他们都是哥伦布W·C·布拉德利纪念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我还要感谢(以下为几百个人名。略去。——译者)

最后，如果没有罗杰·阿尔登·卡尔和我们的三个女儿——卡伦、凯瑟琳和基姆伯丽——的合作，这本书在今天不可能成为现实。在我躲进书房或外出采访时，他们承担了做饭、修补、准备餐饭、买东西、互相照顾和其他各种家庭杂务。当《孤独的猎手》完成后，最高兴的大概是我的孩子们。我对亲爱的家人们表示感谢和道歉。

弗吉尼亚·斯潘塞·卡尔